

經籍典第四百四十一卷

管子部彙考一

周

周時齊管仲著管子八十六篇 按史記周本紀不載 按管晏列傳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爲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吾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嘗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

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莠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爲取政之寶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管子部彙考二

漢劉向校定管子八十六篇 按向進序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臣所校讎中管子書三百八十九篇太中大夫卜圭書二十七篇臣富參書四十一篇射聲校尉立書十一篇太史書九十六篇凡中外書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復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殺青而書可繕寫也管子者潁上人名夷吾號仲父少時常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子貧困常欺叔牙叔牙終善之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子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爲桓公子糾死管仲囚鮑叔薦管仲管仲旣任政於齊

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謀也故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分財多自予鮑叔不以我爲貪知吾貧也嘗爲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吾有利有不利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吾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鮑叔既進管仲而已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大夫管子既相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醜故其書稱曰倉廩足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人心故論卑而易行俗所欲因予之俗所否因去之其爲政也善因禍爲福轉敗爲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伐楚責苞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北征山戎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柯之會桓公背曹沫之盟管仲因而信之諸侯歸之管仲聘於周不敢受上卿之命以讓高國是時諸侯爲管仲城穀以爲之乘邑春秋書之褒賢也管仲富擬公室有三歸反坫齊人不以爲侈管子卒齊國遵其政常強於諸侯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又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愛豈管仲之謂乎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凡管子書務富國

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向謹第錄上

按重復者當得四百七十八篇
今日四百八十四疑有訛誤

明趙用賢訂正管子二十四卷 按用賢自序管子舊書凡三百八十九篇漢劉向校除其重複定著爲八十六篇今亡十篇近世所傳往往淆亂至不可讀余行求古善本庶幾遇之者幾二十年始得之友人秦汝立氏其大章僅完整而句字復多紕錯乃爲正其脫誤者逾三萬言而闕其疑不可考者尙十之二然後管子幾爲全書夫五伯莫盛於桓公而管仲特爲之佐自其事羞稱於聖門而其言悉見紬以爲權謀功利學者鮮能道之及余讀是書而深惟其故然後知王者之法莫備於周公而善變周公之法者莫精於管子何者方周之興去隆古沕穆之風未遠而后穆公劉其深仁厚澤又培之於數百年之久蓋風會既啟而文明猶鬱周公起而當制作之任其法制之綢繆文章之繁猥諸所經畫莫不犁然具舉而天下且以鴻臚淳固之俗始嚮利於憲度著明之後故其法雖密而其服習者亦能安之而不悖周室既衰諸侯日尋於干戈謀臣營士競出其智力以相勝苟必競競於先王之約束而執不移等則勢有所格而其術必有所窮非救時之宜矣管子固天下才也豈其智不及此乎是故當其謀之於垂纒下衽之日者不過審舊法擇其善者而從之又其要則杜事

可以隱令可以寄政使諸侯不吾虞而吾獨安國富民以取盈於天下故其書如牧民乘馬幼官輕重諸篇大抵不離周官以制用而亦不盡局於周官以通其變今攷其說所爲參國爲三軍者卽伍兩卒旅之舊也因罰備器用者卽兩造兩劑之遺也選士首以好學慈孝而且及於拳勇股肱亦興賢之故典也鑄幣藉以黃金刀布而並及於魚鹽鐵亦國府之舊章也他如五勢之准諸說不過積餘藏美待之於國諸侯不服吾可以戰諸侯賓服吾可以行仁義蓋周公之法其樊然結約者要以率民於善伸直師其意不襲其故一更之爲截然夷易而作民於戰故其言曰精時者少日而功多又曰吾欲正卒伍修甲兵而大國亦將修之吾有攻伐之器而諸侯有守禦之備是難以速得志此仲之所以立法意也夫白刃捍臂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首則十指不辭斷明緩急之有所先也使仲當諸侯力政之日必欲舉王制而井田吾民象刑吾法毋招權毋毋權鹽鐵不踰時而國且飽於敵矣安能以區區之齊伸威海岱而成其一匡之績哉昔者蘇軾氏蓋論仲之變法而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故其法繁而曲霸者之兵求以決勝故其法簡而直然則謂仲之用法異於周公之意則可而謂其法之盡詭於周公則不可故曰古今遞遷道隨時降王伯迭興政由俗革吾以爲周公

經制之大備蓋所以成王道之終管子能變其常而通其窮亦所以基霸道之始夫亦勢之所趨有不得不然者乎雖然非仲之輕於悖周也當太公之治齊五月而報政曰吾因其俗簡其禮至三年而伯禽之報政周公且嘗之曰夫政不簡不易民不可近魯終北面而事齊矣意者太公之治有不盡倣於周官而史蓋稱其通商賈之策便魚鹽之利人民歸齊齊稱大國蓋自太公而齊固以富彊名於列國仲特因齊之故而修業耳非一無所昉襲而創爲之者也世之譚者曰帝降而王王降而霸自仲之說行一變而入於誇詐之習其末極於秦鞅盡去先王之籍而流毒天下遂以管商爲功利之首夫商君慘礪少恩卒受惡名於秦而仲之政飾四維固六親其論白心內業不可謂無窺於聖人之道而非徒以刀鋸繩民如商君者故雖吾夫子亦且大其功而以如其仁歸之奈何躋鞅於仲也余懼夫讀是書者不揆其修政立事之原而徒辱之以權謀功利使管子之所以善用周公者其道不明於天下也故爲之梓其書而復論著其大略於篇首云吳郡趙用賢撰

張榜管子纂二卷

按榜自序書自語孟外無若老子老子外無若管子管子之生計其時先老子百餘歲管子洵天下才不虛哉皇帝王之治統大熄而管以霸術創易詩書之經統大備而管以子

言創五霸則未有肩管仲者諸子言會老則未有肩管子者合功與言而兩居創而兩不易肩則豈非天下才乎今觀其言述政法亞旅周官而其談理元則老氏之先驅也天槩人槩泄谿谷之倪毋代毋先涵因應之旨至如老吃嬰兒語反意協彼豈知百餘歲後有老子者而與之約證哉神理所至而已矣呂秦燒籙百籍老易無恙神靈實呵護之而管子多亡闕亡則已矣諸解多非原旨則何以漫附也其尤謬者如管子沒後質而續之稱子糾立三年而桓公入如此其戾也其尤謬者海王國舊服莒楚山諸迹詭而設之蓋桑孔之徒見乘馬輕重諸篇之名存而言滅而便於寄是以優孟於管子以蠱主心而奈何謬綴之以爲一書羞故亡者無如何而駢指者附疽者並可刪也有疑出乎管子而刪焉者如四維解柳子著辨予謂是何庸辨刪之而可有非管子而不大戾管子而猶收焉者則文彩足錄耳訛者取他書正之可補者補之紊者理之至不可正不可補不可理者槩刪之謂是無救於此書之散亡而徒令讀者蓄疑胸中不得援夏五爲例刻成自謂有功管氏卽於管氏不爲功庶幾有功鉛槧家矣萬曆龍在辛亥律應應鍾哉生明金陵張榜賓王甫題

管子部彙考三

漢書藝文志 道家

管子八十六篇注 名夷吾相齊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也師古曰筦讀與管同

隋書經籍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注 齊相管夷吾撰

唐書藝文志 法家

管子十九卷注 管仲 尹知章注管子三十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宋史藝文志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注 管夷吾撰 尹知章注管子十九卷 杜祐管氏指略二卷 丁度管子

要略五篇注 卷亡

宋鄭樵通志 法家

管子十八卷注 齊相管夷吾撰劉向校錄 又十九卷注 唐尹知章注舊有三十卷 又二十

四卷注 唐房元齡撰 管氏指略二卷注 唐杜佑撰

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 道家

管子八十六篇 劉向序所校讎中管子書大中大夫卜圭書臣富參書射聲校尉立書太史書凡
中外書五百六十四以校除重複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太史公曰余讀管氏牧民山高
乘馬輕重九府詳哉言之也九府書民間無有山高一名形勢注今二十四卷牧民至輕重庚
傅子曰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輕重篇尤鄙俗今本房喬注唐志謂尹知章注文選引
江邃文釋云管子曰夫士懷耿介之心不蔭惡木之枝今檢管子近亡數篇恐是亡篇之內而邃
見之 石竹葉氏曰其間頗多與鬼谷子相亂管子自序其事亦泛濫不切疑皆戰國策士相
附益蘇氏古史謂多申韓之言非管子之正也甚者以智欺其民以術傾鄰國有不貲之寶石璧
菁茅之謀使管仲而信然尙何以霸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 法家

管子二十四卷 晁氏曰劉向所定凡九十六篇今亡十篇世稱齊管仲撰杜佑指略序云唐房元
齡註其書載管仲將沒對桓公之語疑後人續之而注頗淺陋恐非元齡或云尹知章也管仲九

合諸侯以尊王室而三歸反坫僭擬邦君是以孔子許其仁而陋其不知禮議者以故謂仲但知治人而不知治己予讀仲書見其謹政令通商賈均力役盡地利既爲富強又頗以禮義廉恥化其國俗如心術白心之篇亦嘗側聞正心誠意之道其能一正天下致君爲五霸之盛宜矣其以汰侈聞者蓋非不知之罪在於志意易滿不能躬行而已孔子云爾者大抵古人多以不行禮爲不知禮陳司敗譏昭公之言亦如此然則其爲書固無不善也後之欲治者庶幾之猶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國學者何可忽哉因爲是正其文字而辯其音訓云 東坡蘇氏曰嘗讀周官司馬

法得軍旅什伍之數其後讀管夷吾書又得管子所以變周之制蓋王者之兵出於不得已而非以求勝敵也故其爲法要以不可敗而已至於桓文非決勝無以定霸故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爲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爲必勝也 水心葉氏曰管子非一人之筆亦非一時之書

莫知誰所爲以其言毛嫱西施吳王好劍推之當是春秋末年又持滿定傾不爲人容等亦種蠶所遵用也其時固有師傳而漢初學者講習尤至賈誼晁錯以爲經本故司馬遷謂讀管氏書詳哉其言之也篇目次第最爲整比乃漢世行書至成哀間向歆論定羣籍古文大盛學者雖疑信

未明而管氏申韓由此稍紂矣然自昔相承直云此是齊桓管仲相與謀議唯諾之辭余每惜晉人集諸葛亮事而今不存使管子施設果傳於世士之淺心既不能至周孔之津涯隨其才分亦足與立則管仲所親嘗經紀者豈不足爲之標指哉惟夫山林處士妄意窺測借以自名王術始變而後世信之轉相疏剔幽蹊曲徑遂與道絕而此書方爲申韓之先驅軼斯之初覺民罹其禍而不蒙其福也哀哉

又曰管氏書獨鹽筴爲後人所遵言其利者無不祖管仲使之蒙垢萬世甚可恨也左傳載晏子言海之鹽蜃祈望守之以爲衰微之苛斂陳氏因爲厚施謀取齊而齊卒以此亡然則管仲所得齊以之霸則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小器卑管仲責其大者可使其果猥瑣爲市人不肯爲之術孔子亦不暇責矣故管子之尤謬妄者無甚於輕重諸篇 高氏

子略曰先王之制其盛極於周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武成康周公之所以創周者非一人之力一日之勤經營之難積累之素況又有出於唐虞夏商之舊者及其衰也一夫之謀一時之利足以銷靡破鑿變徙剗蝕而迄無餘脉吁一何易耶九合之力一匡之圖於齊何有也使天下於兵而忘其爲農天下一於利而忘其爲義孰非利也而乃攻之以貪騁之以詐孰非兵也而乃趨

之以便行之以一切先生之所以經制天下者煙散風靡無一可傳嗚呼仲其不仁也哉而況井田既壞槩量既立而商鞅之毒益滋矣封建既隳詩書既燬而李斯之禍益慘矣繫誰之咎耶漢唐之君貪功苟利兵窮而用之無法民削而誅之無度又有出於管仲鞅斯之所不爲者豈無一士之智一議之精區區有心於復古而卒不可復行蓋三代之法甚壞而掃地久矣壞三代之法其一出於管仲乎 周氏涉筆曰管子一書雜說所叢予嘗愛其統理道論名法處過於餘子然它篇自語道論法如內業法禁諸篇又偏駁不相麗雖然觀物必於其聚文子淮南徒聚衆詞雖成一家無所收采管子聚其意者也粹羽錯色純玉間聲時有可味者焉 陳氏曰按漢志

管子八十六篇列於道家隋唐志著之法家之首今篇數與漢志合而卷視隋唐爲多管子似非法家而世皆稱管商豈以其標術用心之同故邪然以爲道家則不類今從隋唐志 崇文總目唐國子博士尹知章註按吳兢書目凡三十卷今存十九卷自列勢解篇而下十一卷亡又有管氏指略二卷唐杜佑撰采管氏章句之要爲十篇

管子部總論

漢賈誼新書 俗激

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不可爲寒心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立持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賊而無差父子六親殃謬而失其宜奸人並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奸人冀幸而衆心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奸人無所冀幸羣衆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

淮南子鴻烈解 道應訓

田鳩欲見秦惠王約車申轅留於秦周年不得見客有言之楚王者往見楚王楚王甚悅之予以節使於秦惠王見而悅之出舍喟然而歎告從者曰吾留秦三年不得見不識道之可以從楚也物故有近之而遠遠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繩至所極而已矣此所謂筦子梟飛而維繩者

宋蘇洵文集 管仲論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夷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繇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繇兆則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誅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味不絕乎口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能悉數而誅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

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噍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爲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鮪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夫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宋邵雍皇極經世書 觀物外篇

管仲用智數晚識物理大抵才力過人也

朱子語錄 諸子

管子之書雜管子以功業著者恐未必曾著書如弟子職之篇全似曲禮他篇有似莊老又有說得

太卑真是小意智處不應管仲如此之陋其內政分鄉之制國語載之却詳管子非管仲所著仲當時任齊國之政事甚多稍閒時又有三歸之溺決不是閒工夫著書底人著書者是不見用之人也其書想只是戰國時人收拾仲當時行事言語之類著之併附以他書問管子中說辟雍言不是學只是君和也曰既不是學君和又是個甚物事而今不必論禮記所謂疑事毋質蓋無所攷據不必恁地辯析且如辟雍之義古不可考或以爲學名或以爲樂名無由辯證某初解詩亦疑放那裏但今說作學亦說得好丁亦有人說辟雍是天子之書院太學又別

性理大全 諸子

或問內政何名寓軍令潛室陳氏曰自霸圖之興大抵兵不詭則不能謀人國政不詭則不能自謀其國故春秋善戰者兵有所不交善詭者城有所不守詭道相高求以得志乃於治民之中而默寓治兵之法陽爲治民以欺其人陰爲治兵以壯其勢其言於桓公曰君欲正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不若隱其事而寄其政於是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今觀自五家爲軌軌有長積而至十連之鄉鄉有良人以爲內政自五人爲伍軌長率之積而至於萬人爲軍伍鄉